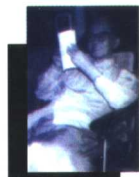


QIANZHONGSHUWENJI



QIAN

QIANZHONGSHU

钱钟书

文集

NGSHU

围城

QIICHENG

人·兽·鬼

RENSHOUGUI

写在人生的边上

XIEZAI RENSHENGDEBIANSHANG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217.2
81

102375



QIANZHONGSHUWENJI

QIANZHONGSHU
钱钟书
文集



围城

QEICHENG

人·兽·鬼

RENSHOUGUI

写在人生的边上

XIEZAIRENSHENGDEBIANSHANG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钟书文集/钱钟书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7-80506-217-5/Z·31

Ⅰ. 钱… Ⅱ. 钱… Ⅲ. 中国现代文学见 Ⅳ. I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2786 号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高新城西街 20 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内蒙古新城印刷厂

印张: 18

字数: 451 千字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7-80506-217-5/Z·31

定价: 3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编者的话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兼学者，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不仅是对中国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也对世界文化建设作出了不朽的建树。

他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淡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使得他极富传奇色彩，风靡海内外。

钱钟书先生曾对一位英国人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我们还是愿意奉劝读者诸君，当我们得到这份风格独特、营养极高的精神食粮时，还是应当对这位生产者多一些了解。因为这样做，更有利于我们品尝滋味。吸收营养。

在这本作品集中，我们收录了钱钟书先生的主要作品——《围城》、《人·鬼·兽》、《写在人生边上》等，献给喜爱钱钟书作品的所有读者。

编者

钱钟书先生其人其书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1910年11月四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城内一户书香世家。父亲钱基博先生曾任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国立蓝田师范等校教授，是一位学富五车、桃李满天下的著名国学大师。钱钟书从小受到家学的熏陶，业得以精进。1933年从清华毕业后，他曾任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考取庚款赴英伦牛津大学留学，两年后以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副博士学位。随后又转赴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进修一年。1938年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录用为教授。后曾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暨南大学任教，并兼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主编，在这期间，钱先生所出版的著作有自订诗集《中书君诗》与《中书君近制》、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鬼·兽》、长篇小说《围城》和诗话《谈艺录》等。这些著作引起广大读者的深切关注，也使许多学人叹为观止。他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人·鬼·兽》在八十年重印，使国内理论界和文学界受到震动和冲击，出现了一股“钱钟书热”。国外的“钱热”出现的更早，许多著作被先后译为英文、俄文、日文、德文、法文、韩文等，在各国出版。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他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的宋诗。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

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过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本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本来不知道有“围城”之说,然而,当他听人说到“围城”,并且经过后来的坎坷,便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围城”是一种人生情境的形象概括,也是对一种心理意态的巧妙把捉。“围城”所描绘的,乃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是从自以为是的天佑神助开始,而从意识到化弄人结束。《围城》中时起时伏,处处诉说的,都是理想的不断升腾和一再破灭。经常是事将成矣而毁即随之,浪抛心力而已。许多人终身处于“围城”境遇而不察,因此“围城”完全可以作为人类身处困境屡遭挫折的象征。钱钟书先生旁观浮生,思虑沉潜,指点世态,寄慨遥深,以形而下示形而上,使读者对人生恍然如有所知。本书风格幽默、妙譬可人,读之顿可领略汉语文字的丰赡样美。

《人·鬼·兽》是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目 录

钱钟书其人其书

围城

围城·····	3
附录——记钱钟书与围城·····	375

人·兽·鬼

猫·····	403
纪念·····	456
灵感·····	485
上帝的梦·····	507

写在人生的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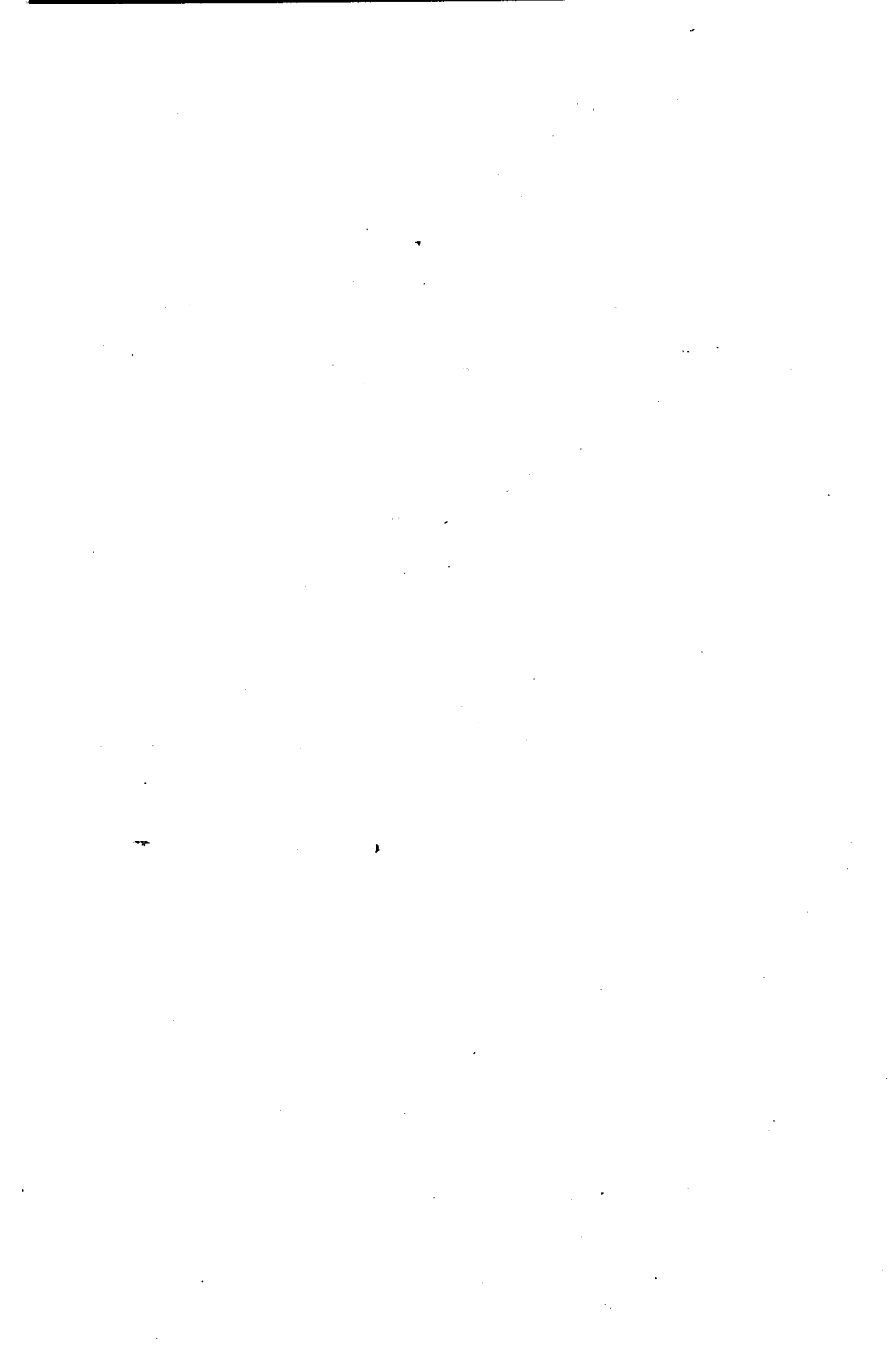
窗·····	525
吃饭·····	529
说笑·····	533
论文人·····	536
论快乐·····	540

钱钟书作品集

谈教训·····	544
释文盲·····	548
一个偏见·····	552
读伊索寓言·····	556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561

围

城



围 城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debrageloone）正向中国开来。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立了人，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样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红海已过，不怕热极引

火，所以等一会甲板上零星果皮、纸片、瓶塞之外，香烟头定又遍地皆是。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这船，倚仗人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把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

照例每年夏天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这船上也有十来个人。大多数是职业尚无着落的青年，直在暑假初回中国，可以从容找事。那些不悉没事的学生要到秋凉才慢慢地肯动身回国。船上这几们，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赔钱消遣。早餐刚过，下面餐室里已忙打第一圈牌，甲板上只看得见两个中国女人，一个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没当他是人，没要他父母为他补买船票。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

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怕热，拉得手累心烦，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不住骂这孩子讨厌。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变宗旨，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合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镜也遮盖不了。孩子的母亲有些觉得，抱歉地拉皮带道：

“你这淘气的孩子，去跟苏小姐捣乱！快回来。苏小姐，你真用功！学问那么好，还成天看书。孙先生常跟我说，女学生像苏小姐才算替中国争面子，人又美，又是博士，这样的人哪里去找呢？像我们白来了外国一次，没读过半句书，一辈子做管家婆子，在国内念的书，生小孩儿全忘了，吓！死讨厌！我叫你别去你不干好事，准弄脏了苏小姐的衣服。”

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们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地笑道：

“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

她脱下太阳眼镜，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地握拄池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问他道：

“爸爸呢？”小孩子不回答，睁大了眼，向苏小姐“波！波！”吹唾沫，学餐室里养的金鱼吹气泡。苏小姐慌得松了手，掏出手帕来自卫。母亲忙使劲拉他，嚷着要打他嘴巴，一面叹气道：

“他爸爸在下面赌钱，还用说么！我不懂为什么男人全爱

赌，你看咱们同船的几位，没一个不赌得错天黑地。赢几个钱回来，还说得过。像我们孙先生输了不少钱，还要赌，恨死我了！”苏小姐听了最后几句小家子气的话，不由心里又对孙太太鄙夷，冷冷说道：

“方先生倒不赌。”

孙太太鼻孔朝天，出冷气道：“方先生！他下船的时候也打过牌。现在他忙着追求鲍小姐，当然分不出工夫来。人家终身大事，比赔钱要紧得多呢。我就看不出鲍小姐又黑又粗，有什么美，会引得方先生好好二等客人不做，换到三等舱来受罪。我看他们俩要好得很，也许到香港，就会订婚。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苏小姐听了，心里直刺痛，回答孙太太同时安慰自己道：

“那绝不可能！鲍小姐有婚夫，她自己跟我讲过。她留学的钱还是她夫婚夫出的。”

孙太太道：

“有未婚夫还那样浪漫么？我们是老古董了，总算这次学个新鲜。苏小姐，我告诉你句笑话，方先生跟你在中国是老同学，他是不是一向说话随便的？昨天孙先生跟他讲赌钱手运不好，他还笑呢。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赌钱准赢，所以，他说，男人赌钱输了，该引以自慰。孙先生告诉我，我怪他当时没质问姓方的，这话什么意思。现在看来，鲍小姐那位示婚夫一定会中航空奖券头奖，假如他做了方太太，方先生赌钱的手气非好不可。”

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鱼片里示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苏小姐道：

“鲍小姐行为太不像妇学生，打扮也够丢人”那小孩子忽然向她们背后伸了双手，大笑大跳。两人回头看，正是鲍小姐走向这儿来，手里拿一块糖，远远地逗着那孩子。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巾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在热带热天，也话这是最合理的妆束，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可是苏小姐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

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鲍小姐走来了，招呼她们俩说：

“你们起得真早呀，我大热天还喜欢懒在床上。今天苏小姐起身我都不知道，睡得像木头。”

鲍小姐本想说“睡重像猪”，一转念想说“像死人”，总觉得死人比猪好不了多少，所以向英文里借来那个比喻。好忙解释一句道：

“这船走着真像个摇篮，人给它摆得迷迷糊糊只想睡。”

“那么，你就是摇篮里睡着的小宝贝了。瞧，多可爱！”苏小姐说。

鲍小姐打她一下道：

“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苏小妹”是同船男学生为苏小姐起的个号。“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tombeau）。

苏小姐跟鲍小姐同舱，睡的是下铺，比鲍小姐方便得多，

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可是这几天她嫌恶着鲍小姐，觉得她什么都妨害了自己：打鼾太响，闹得自己睡不熟，翻身太重，上铺像要塌上来。给鲍小姐打了一下，她便说：

“孙太太，你评评理。

叫她‘小宝贝’，还要挨打！睡得着就是福气。我知道你爱睡，所以从来不响，免得吵醒你。你跟我怕发胖，可是你在船上这样爱睡，我想你又该添好几磅了。

小孩吵着要糖，到手便咬，他母亲叫他谢鲍小姐，他不瞅睬，孙太太只好自己跟鲍小姐敷衍。苏小姐早看见这粮惠而不费，就是船上早餐喝咖啡用的方糖。她鄙薄鲍小姐这种作风，不愿意跟她多讲，又打开书来，眼梢却瞥见鲍小姐把两张帆布椅子拉到距离较远的空处并放着，心里骂她列耻，同时自恨为什么去看她。那时候方鸿渐也到甲板上来，在她们的前面走过，停步应酬几句，问“小弟弟好”。

孙太太爱理不理地应一声。苏小姐笑道：

“快去罢，不怕人等得心焦么？”方鸿渐红了脸傻傻便撇了苏小姐走去。苏小姐明知留不住他，可是他真去了，倒怅然有失。书上一字没看进去耳听得鲍小姐娇声说笑，她忍不住一看，方鸿渐正抽着烟，鲍小姐向他伸手，他掏出香烟匣来给她一支鲍小姐衔在嘴里，他手指在打火匣上作势要为她点烟，她忽然嘴迎上去把衔的烟头凑在他抽的烟头上一吸，那支烟点着了，鲍小姐得间地吐口烟出来。苏小姐气得身上发冷，想这两个人真不要脸，大庭广众竟借烟。

卷来接吻。再看不过了，站起来，说要下面去。其实她知道下面没有地方可去，餐室里有人打牌，卧舱里太闷。孙太太也想下去问问男人今天输了多少钱，但怕男人输急了，一问反

在自己身上出气，回房舱又有半天吵嘴；因此不敢冒昧起身，只问小孩子要不要下去撒尿。

苏小姐骂方鸿渐无耻，实在是冤枉。他那时候窘得似乎甲板上人都在注意他，心里怪鲍小姐太做得出，恨不能说她几句。他虽然现在二十七岁，早订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年轻人时大学，以学土木为最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方，这县有个姓周的在上海开铁铺子财，又跟同业的同乡组织一家小银行，名叫“点金银行”，自己荣任经理，他记起在锦还乡那句成语，有一年乘清明节回县去祭祠扫墓，结识本地人士。方鸿渐的父亲是一乡之望，周经理少不得上门拜访，因此成了朋友；从朋友攀为亲家。鸿渐还在高中读书，随家里作主订了婚。未婚妻并没见面，只瞻爷过一张半身照相，也摸不关心。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第一次经历男女同学的风味，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想起未婚妻高中读了一年书，便不进学校，在家实习家务，等嫁过来做能干媳妇，不由自主地对她厌恨。这样怨命，怨父亲，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写信到家里要求解约。他国文曾得老子指授，大中学会考考过第二，所以这信文经结，没把之乎者也用错。信上说什么：

“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悉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

他自以为这信措词凄婉，打得动铁石心肠。谁知道父亲信